

概要

相比 2011 年 4 月期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地区经济展望》发布时所作预测，先进经济体的复苏更加疲弱，全球前景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在美国，政策刺激向私人需求的转移出现停滞。欧元区的金融动荡已经加剧。尽管预计先进经济体在 2011 年剩余时间和 2012 年将继续缓慢扩张，但经济再度陷入衰退的风险相比六个月前已经增大，特别是如果结构脆弱性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的话。

2011 年第二季度以来，亚洲经济增长也已经有所放慢，主要原因是外部需求趋弱。国内需求总体上比较旺盛，一些经济体继续面临很高的过热压力，信贷增长依然强劲，通胀势头总体高涨。在全球前景减弱的情况下，预计 2011-2012 年的亚洲增长将低于 2011 年 4 月的预测，但在国内需求的支持下，经济扩张仍将较快，通货膨胀在 2011 年触顶后将小幅回落。然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风险明确偏于下行。2011 年 8 月和 9 月亚洲金融市场的抛售风潮突出表明，欧元区金融动荡的升级和美国经济的再度下滑可能会对亚洲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溢出影响。

由于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过热压力持续存在，所以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谨慎地求得平衡，一方面需要防范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控制住长期宽松的金融状况对通货膨胀和资产负债表脆弱性的不利影响。过热压力较严重、货币状况依然宽松的经济体应继续通过提高利率和增加汇率灵活性而恢复更为中性的货币政策态势（第二章）。然而，通货膨胀仍在中央银行目标范围之内、更有可能遭受严重外部冲击的经济体，则可能有必要暂停货币紧缩，直到全球不确定性得到缓解。同时，各国应按计划恢复财政政策态势的正常化：许多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状况依然宽松，结构性赤字高于危机前水平。如果全球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变为现实，亚洲经济体有余地实现政策转向，利用各种措施缓解经济活动所受影响，正如许多经济体 2008 年针对全球危机采取的回应措施那样。

同时，全球需求疲软再次证明，进一步通过发展国内需求源而重新平衡经济增长是有益于亚洲经济体的。除了结构改革外，亚洲国家还需要重新确定财政支出的重点，以便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重点支出创造财政空间。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逐渐增加国内需求，增强本地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并使亚洲的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第三章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减贫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过去十年里，收入不平等状况已经加剧。深化地区金融一体化的措施能够改善融资获得渠道和增强国内需求，从而也有助于经济再平衡。（第四章）

亚洲低收入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在近期和中期内面临尤其严峻的挑战（第五章）。在低收入国家，严重的“第二轮效应”、需要逐步取消补贴，以及通胀预期未得到有效控制等因素增大了抗击通胀工作的难度。太平洋岛国需要进一步实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潜在增长。